

诗苑品鉴

斗室中的灵魂之镜
——沈光明《夫子自画》的五重生命叩问

□ 张卫平

在喧嚣浮躁的当代社会,当大多数文学创作者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时,沈光明的《夫子自画》,却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内向性,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灵魂的深度剖析。这组由自乐、自省、自爱、自遣、自嘲五章构成的诗作,恰如五面精心打磨的镜片,共同组成了一架观察内在世界的显微镜,将平凡人生的点滴感悟,放大成非常清晰可辨的生命图景。

其实,《夫子自画》的前言,不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创作说明,更像是一份与读者签订的“心灵契约”。作者开宗明义地宣告:“只专注于自身之现状,之感受,之感悟,之喜怒哀乐”。这种创作姿态,在浮躁的当下,显得尤为珍贵。在“夕阳无限好,或万籁俱寂时”的独处时刻,作者通过文字“舔舐自身,享受乐趣”。这种自我观照,恰恰是对抗生命虚无的一剂有效的良方。

“旁人玩水我游山,苦辣酸甜取舍间。雅士读书消寂寞,耕夫种地渡空闲。每从壁上瞧眼镜,常在房前溜溜弯。日子平凡还琐碎,有些将就也开颜。”(《自乐篇》)

“旁人玩水我游山,苦辣酸甜取舍间。”作者从“自乐篇”开篇,点出了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这种“乐”,并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建立在清醒认知之上的主动选择。“日子平凡还琐碎,有些将就也开颜”,正是作者坦然接受生活的残缺与局限,努力在“将就”中寻觅“开颜”一刻。这种智慧,远比廉价的幸福论更为深刻。

如果说,“自乐”是生命的外在姿态,那么“自省”就是内在的修为了。

“一日三番自省之,内心修炼最相宜。坐着云起江湾处,笑指天高斗柄移。细数秋来花落尽,独怜老去客

归还。反躬检点风吹过,是否微凉泛浅薄。”(《自省篇》)

“一日三番自省之,内心修炼最相宜。”作者将自省作为日常功课,在“坐着云起江湾处,笑指天高斗柄移”的从容中,完成了对自我的持续审视。

“反躬检点风吹过,是否微凉泛浅薄。”这种连微风拂过心湖泛起的涟漪,都要细细地体察,有点近乎苛刻的自省精神,构成了诗人道德自律的基石。

读沈光明的《夫子自画》,常触及自己的心灵深处。我想,“自爱篇”或许是整组诗作中最具哲学深度的部分。

“小命一条难自知,上苍委托来时。源头活水溪头乐,眼底青山画底诗。落日影斜无所谓,晚蝉声细尽相思。看穿名利心通透,不必追寻我是谁。”(《自爱篇》)

“小命一条难自知,上苍委托来时。”作者将生命视为上苍的托付,这种神圣感,让自爱超越了世俗的利己主义。看穿名利心通透,不必追寻我是谁。当人们都非常焦虑地追问“我是谁”时,作者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不必追寻。这种通透,来自于对生命本质的领悟,是名利看穿后的自爱,是对生命本身无条件的接纳与珍视。

“为带儿孙别砚田,置闲总想醉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魔都过几年。是紫是红皆是色,能诗能酒亦能仙。世间买卖喜抬价,唯有浮名不值钱。”(《自遣篇》)

“自遣篇”,则展现了作者在现实困境中的调适智慧。“为带儿孙别砚田,置闲总想醉林泉”,一下子就道出了当代老人的共同境遇。但作者却常常在哄抱孙儿憩息时,伴随着摇篮曲的轻哼,吟诵自心底的诗篇。沈光明心中毕竟深藏着诗与酒,他并未沉溺于“家庭妇

男”的窘迫之中,而是以“是紫是红皆是色,能诗能酒亦能仙”的豁达,在局限中开辟精神的自由天地。尤其是“世间买卖喜抬价,唯有浮名不值钱”之句,堪称警世通言,直指时代的价值迷思。

“如今自笑事无成,百度搜寻未出名。鸟过半空留印迹,风开上界有回声。天恩我辈吟诗乐,月领公家吃饭情。老了犹惭零贡献,凭何资本与人争。”(《自嘲篇》)

为这组自我书写,画上了一个既幽默又深沉句号的是“自嘲篇”。“如今自笑事无成,百度搜寻未出名”,以当代的搜索引擎入诗,既亲切又犀利。作者坦然接受自己的“无名”状态,在“鸟过半空留印迹,风开上界有回声”的意象中,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无需外在的证明。

沈光明《夫子自画》的魅力,在于其真实与完整。

作者不避讳生活的琐碎与局限,不掩饰内心的矛盾与困惑,而是将这些都转化为诗的素材。在“斗室间,字斟句酌,哼哼唧唧”的创作状态中,作者证明了精神的疆域从不因物理空间的狭小而受限。这组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为此这个热衷于向外扩张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向内探索的生命范式。

当万籁俱寂时,我们或许应该像作者一样,在自我的斗室中安坐,点燃文字的火把,照亮那些被日常喧嚣掩盖的内在风景。

因为,在每个人都急于表达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人,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沈光明的《夫子自画》,正是这样一面珍贵的灵魂之镜,照见了个体生命的深邃与丰盛。

垄上读诗

落月摇情满江树
——读吴红绫诗集《向木而行》

□ 若离 朱必松



“大海有着天空一样的孤独/云朵有着鱼一样的孤独/我等待风暴/掀翻这些孤独/露出皮肉下倦曲的骨头。”(《孤独》)女性的孤独在本质上是同男性有着差异性甚至迥然不同的处境。

张爱玲曾经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以此来隐喻人生困境,强调女性在世态炎凉中需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通过对世情描写折射出女性对孤独与存在的哲思。

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的”核心观点,认为性别压迫源于社会结构而非生物本能。她指出女性在传统家庭角色中容易陷入情感依附,呼吁通过独立思考和自我意识挣脱结构性枷锁,强调“女性的自由源于孤独中的自我创造”,孤独中的独立思考。吴红绫是具有独立思考潜质的女性,有时候也有江南女子撑一把油纸伞,漫步在三月樱花雨巷中的落寞和惆怅静寥的心绪。她的思想与她的性格,以及诗歌都有强烈的反差性,有着其自身的与众不同的辨识度。

“在海远方,我拉低帷幕/情悄然住星星的眼眸/只有我和你/只剩下我和你。”(《海的远方》)女诗人是天生的逐梦者,有着骨子里天性的浪漫和遐思。

“这个夏天/我伐木造舟,在蓝色的土地/种下千亩蓝荷/我追着星星跟着太阳奔跑/……我的肌肤一寸一寸暗了下来/剩下,眼睛雪亮/心无杂念。”(《这个夏天》)

“离别的路上/谁揣着锋利的匕首/一刹那,那么疼,深不见底。”“一条鱼留在岸上/风顺走了它的呼吸。”(《一刹那》)

我认为,吴红绫所写的才真正是海洋之诗,蓝色之诗。因为诗人把个人的感情同大自然的情感、同海洋的情感产生了共情和互动,这里有隐藏着的女性主义的身体哲学和身体欲望。这种欲望是压抑的,甚至是有着某种窒息感。

在当代女性诸多生存困境的层层挤压下,女性怎么样重新审视自我内心欲望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女性怎么样从“身份焦虑”中实现自身突围?也许,诗人无法给予答案和解答。

诗人擅长于把瞬间的情感骤然放大,产生一种悲情美学的氤氲氛围,晕染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吴红绫擅长于这一“伎俩”。

“滚滚尘烟从眼眸里消失/空空的手/拿捏不住一粒尘……/悲伤在每条褶皱里放大。”(《一刹那》)

读吴红绫的诗,像是在观摩一场水的“蓝色仪式”和“蓝色交响曲”。她的文字有一种湿润的质地,仿佛每个字都曾在蓝色的海水中浸泡过,带着盐分的结晶与潮汐的节奏。这二十首诗构成了一片蓝色语言的海洋,并且拥有琥珀色的金属阳光的质地。时而汹涌如“十万马蹄”踏浪而来,时而静谧如“海月水母”泛着银色之光。在这片水域中,我看到了两种永恒的姿态:一种是水的流动与变形,一种是石的坚守与承受。而在这两极之间,漂浮着无数渴望靠岸或远航的灵魂。这样的灵魂是让人回甘生津的。

水在吴红绫笔下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流动性以及象征性和隐喻性。它是《海月水母》中“跳进海里”的月亮,是《约蓝》里“倾入杯子的酒”,是《菊花回魂》中让千菊重生的沸水,也是《一刹那》中“咸苦淹死了鲜活的鱼”的泪水。这些水形态各异,却共同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重负。承载诗人对蓝色海洋的深情和对生活浓郁的热爱和眷恋。《菊花回魂》中凝视一朵于菊在沸水中舒展,她看到的不仅是物理的复苏,更是一种灵水在这里成为时间可逆的证明,成为前世今生连接的介质。

《石头的传说》中那个“上半身微倾向前”的礁石,是将军之妻的化身,她在海中等候夫君归来,“海老了,风旧了/她的姿势仍是最初的样子”。这石头不是无情的自然物,而是情感的纪念碑,它见证了“金戈铁马声声嘶鸣”,却选择以永恒的姿势对抗时间的流逝。

在《暗伤》中,诗人坐在爱人曾坐过的礁石上,青苔成为时间的见证者,“海浪轻轻地吻了吻我的脚踝”。这一刻,水的流动与石的固定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和解。“眺望远方,大海予我辽阔/我放过万物,为何放不下你?”水的宽容与石的执着,在这句话问中形成了情感的张力。诗人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放弃执着,而是承认执着的价值;真正的辽阔不是无牵无挂,而是带着牵挂依然能够远航。

吴红绫诗歌中的海洋意象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万物源于水”的箴言。但在她的诗学宇宙中,水不仅是物质的起源,更是情感的源头,精神世界的深渊。她在《海的远方》中构建了一个诗学的乌托邦,把女性主义的身份意识、身体性灼热的欲望、政治权力话语的“规避”、女性的道德困境、乡土社会伦理在时代的转型等等都进行了拟人化的纾解,也隐含着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权力结构不对等和政治话语权偏颇的反思。

吴红绫用这二十首诗建造了一个临海的居所,每个读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投影。也许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刻成为那个等待船帆归来的守望者,成为那块被海浪冲刷的礁石,成为那朵在沸腾的水中重生的菊花。而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它提醒我们:无论潮起潮落,无论帆远行还帆归航,生命的形态总在变化,但爱的能力永不枯竭,永远存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在吴红绫的诗学宇宙中,水不仅是物质的起源,更是情感的源头,精神世界的深渊。面对着这慌张而又混乱的现代世界,面对着诸多人类的不确定性,诗人强调个体灵性体验,依然保持着精神世界的高蹈期冀,且自身有相对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依附和盲从。她既有着对物质性的敏感,又有着一种骨子里不媚俗的“清新”“清洁”和“清贵”。自我营造出了一个想象中的海上“蓝色精神伊甸园”。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理想生活的一种虚拟性渴望。她对生命脆弱性的深刻认知,具有独特的洞见。认为,心灵创伤也可能是某种价值的来源以及自我精神性复活和存在的内生驱动力。

吴红绫在诗歌中告诉我们,生命的艺术不在于避免伤痛,而在于学会将伤痛转化为某种可以携带的能量而不致我们陷入于悲观主义的巢穴。

在吴红绫的诗歌中,我们仿佛还能听到远处的潮声。仿佛能够听到张若虚那般的《春江花月夜》中的吟唱:“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大美之境和人间祥和的弘律。

楚韵悠扬

一场照亮童心的戏曲启蒙

□ 季璇

当舞台灯光渐暗,一群稚嫩的童声齐诵《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

伴随着翻动的书页与点点飞舞的萤火,儿童戏曲舞台剧《萤火飞舞》在第二届楚文化节“楚韵悠扬”主题演出中缓缓启幕。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儿童剧,而是一次由荆州市地方戏曲传承院与沙市实验小学携手完成的文化实践——一群7至9岁的孩子,在专业戏曲老师的指导下,用汗水与真诚,将“囊萤夜读”的古老故事,演绎成一曲关于勤学、坚韧与共情的现代童谣。

整部剧没有繁复的场次划分,却结构清晰、节奏明快。从茅草屋前母亲纺线盼儿归,到私塾中车胤与张富贵因书争执,再到萤火虫点亮黑夜的温情高潮,情节环环相扣,起承转合自然流畅。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剧本将教育意义巧妙“藏”于故事之中:车胤为捡书摔伤仍欣喜若狂,母亲卖纱线换书却舍不得买油点灯,张富贵从“玩玩耍耍多炫富”到被感召加入捉萤队伍……没有一句说教,但勤学、孝亲、友爱、自省的价值观,早已随萤火悄然落入孩子心田。

该剧对白简洁生动,唱词朗朗上口,既保留戏曲韵味,又充满童趣。“孩儿得书如得宝,哪管身上疼不疼”“书中自有黄金屋,劝君珍惜莫虚度”等唱段,孩子们唱来自然真挚,毫无矫饰。而张富贵那句“论语就是咱朋友来跟我玩”,更引得全场会心一笑,在轻松氛围中完成对经典文化的亲切解读。全剧节奏张弛有度,既照顾儿童注意力特点,又不失戏曲艺术的韵律之美。

鲜活立体角色塑造是该剧的一大亮点。车胤既有少年的纯真,又有超越年龄的担当;车母坚韧慈爱,一句“儿的读书声是娘治病的药”令人泪目;张富贵虽顽劣,却不脸谱化,其转变过程真实可信。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些角色由沙市实验小学的小演员们倾情演绎。他们并非专业戏曲苗子,却在数月排练中反复打磨唱腔、身段与表情。从爬树取书的笨拙,到捉萤时雀跃的奔跑,再到母子相拥时的哽咽,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与投入。荆州市地方戏曲传承院的专



业指导老师则全程陪伴,从发声到走位,从情绪到节奏,手把手引导,让传统戏曲在童声中焕发新生。

演出现场的舞台呈现充满想象力与童真。茅草屋、大柳树、私塾白墙,布景简洁却意境悠远;第三幕萤火虫飞舞,孩子们手持白绢囊袋,点点微光汇聚成星河,舞台瞬间化为梦幻森林。灯光柔和,音乐轻快而不刺耳,既烘托情绪,又充分考虑儿童听觉敏感度。尤其那首贯穿全剧的儿歌:“萤火虫亮晶晶,好像天上小星星……勤能读书惜光阴,立志成才留美名”,旋律清新,寓意深远,成为孩子们离场时仍轻声哼唱之余韵。

作为楚文化节“楚韵悠扬”系列的重要一环,《萤火飞舞》并未刻意强调地域符号,而是以中华共通的勤学精神为内核,通过儿童视角与戏曲形式,完成了一次润物无声的美育实践。它回应了当代社会对儿童成长的深层关切: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如何守护孩子对知识的

渴望?在个体至上的氛围中,如何培育共情与互助的品质?剧中车胤的答案是:以萤火为灯,以书为舟,以心为桥。

观剧的孩子们时而屏息,时而欢笑,时而为车胤的遭遇揪心,时而又为萤火虫点亮黑夜而雀跃。他们获得的不仅是娱乐,更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与价值的启蒙。而家长与教育者亦从中看到: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不是比较,而是陪伴;不是苛责,而是如车母那般,愿“化作一盏灯”,默默照亮孩子前行的路。

当终场合唱响起:“小小萤火虫,飞到西来飞到东,星星点点聚成团,学海无涯映长空”,舞台上的微光,早已照进现实。这束光,来自沙市实小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来自传承老师们的坚守,更来自中华文化中那永不熄灭的勤学之火。萤火虫微,可照夜行;童心虽小,能承大道。《萤火飞舞》,正以最温柔的方式,照亮一代人的精神童年。

读书心得

烟火里漂流的集装箱
——读王安忆《五湖四海》有感

□ 姚锦

王安忆又回到了她的上海弄堂。但这次归来,不再是《长恨歌》里“旧时光是压在箱底的一匹织锦缎”,而是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弄堂儿女们漂泊异乡的漂流记。《五湖四海》里的上海,不再是稳固的坐标原点,而更像一个被撬动的支点——从这里出发,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一批年轻人奔向未知的“五湖四海”。作者用她绵密如针脚的笔触,将这群弄堂儿女的身影,写进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烟火苍茫。

这些弄堂里走出的男女,像无数只卸下铅链的集装箱。当国门初开,第一批人揣着薄薄的通行证挤上南下的绿皮车,命运的轨迹从此被扯成数段:有人沉浮在南海边的贸易风浪里掘金,有人在北方的重工业烟台下寻路,更有人兜兜转转漂回黄浦江畔,发觉早已物是人非。王安忆不写传奇,写的却是传奇底下的真实。发家者的第一桶金往往沾着灰尘和汗水,淘金梦的破灭常常比成功来得更早——书里没有点石成金的“锦鲤”,只有咬着牙在浪潮中扑腾的小人物。

书中对弄堂日常的描摹仿佛加了新滤镜。不再是王琦瑶式的精致风月场,而是鲜活的小市民生活图谱。晾衣杆截着邻居窗台的争执,煤球炉前主妇精打细算的眉眼,甚至深夜在公共厨房煮泡面的热气 and 声响,都被王安忆编织成一幅烟火气十足的时代浮世绘。她剥开宏大叙事的外壳,把弄堂置入全球贸易的语境:老阿姨守着亭子间的小本生意,却和儿子在深圳港的货品往来相互依存;下岗工人靠在码头装卸集装箱养活一家老小——全球化这头巨兽的体温,悄然渗入了一街一巷的毛细血管。

作者的这次写婚姻爱情,更像描绘一种特殊合伙人制度。下海闯荡的弄堂恋人结成“合股公司”,爱情是启动资金,利益捆绑是风险对冲。阿芳和阿

强初抵深圳时挤在集装箱仓库里的相濡以沫令人动容,却在进入上海后沦为计算股份分割的商业博弈。那些青梅竹马的初心,最终在五湖四海的风浪里磨蚀成了经济共同体的契约。当人物在分居协议书末尾签字,爱情和“原始股”一同褪色,我们读到的何止是婚姻变故?这分明是一部用儿女情长写就的民间经济演化史。

最动人处是那抹弥漫全书的水汽。上海弄堂的晨雾,黄浦江的晚雾,广东工地梅雨季的湿润,北国钢铁厂飘散的水蒸气……这些无处不在的水分子构成了漂泊者命运的精神底色。水是联结也是隔绝,暗示着流动性也强化着乡愁。当异乡游子站在码头望着万吨轮劈开波浪,恍然惊觉自己早已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水汽笼罩中的每个人都像从胶片里显影出的旧照片,有种潮湿而真切模糊感。正如书中主角站香港太平山顶俯瞰维港夜景,万千灯火恍若星群时突然意识到:“这一片璀璨原来没有一盏灯为我照明”。

关上书页,弄堂的烟火气似乎还在鼻腔盘桓,海港的风声犹在耳畔回响。那些挤在小阁楼分食一碗馄饨的夜,在仓库里逐箱核对货单的午后,站在陌生城市天桥上的彷徨,都是普通中国人三十年命运的微缩模型。作者的妙笔之下,弄堂烟火与码头风云融为一体,时代潮流冲刷着每个人的命运河床,又在这那些缝隙里开出倔强的花。

读《五湖四海》如同打开一个被海水浸泡的老皮箱,翻出一沓字迹渐染的家书——它记录的不仅是传奇,而是一代人如何用青春在潮水里刻下划痕的笨拙勇敢。当你路过旧街巷,忽然听到某个窗口传来似曾相识的“弄堂腔”,或许里面正藏着一个时代的余音,一段终未被浪涛冲散的历史之音。

新刊速递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5年第10期目录



中篇小说排行榜

004 宛子/韩东

【原载《钟山》2025年第4期】

025 鹄与凤/刘庆邦

【原载收获》2025年第4期】

080 日落金山/李静睿

【原载《青年文学》2025年第8期】

100 淡蓝色的小星/易清华

【原载《百花洲》2025年第5期】

124 折叠蔑刀/张彤

【原载《长城》2025年第5期】

新锐

155 黑匣伊人/李下

【原载《星火》2025年第5期】

特别推荐

“身边写作大赛”获奖作品精选(字变黑体)

【选自《我不擅长的生活》,文汇出版社2025年】

177 “身边”是与我有关的辽阔世界/李敬泽

179 我在广州做电商 @奔跑吧蜗牛

187 老伴儿的生平 @我恋未谷

200 过程中的迷茫,都是素材 @ale

207/中国文学期刊中篇小说选目

208/《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10期目录